

叶兆言长篇小說系列

沒有玻璃的

花房

叶兆言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

没有玻璃的花房

叶兆言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玻璃的花房/叶兆言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02-013462-5

I. ①没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5181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杜 晗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8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8.875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62-5
定 价 3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- 第一章 绿色与背叛 / 1
- 第二章 流浪之夜 / 18
- 第三章 张小燕的春天 / 46
- 第四章 认罪书 / 64
- 第五章 文攻武卫 / 88
- 第六章 玻璃樽（上） / 109
- 第七章 父亲 / 132
- 第八章 玻璃樽（下） / 162
- 第九章 吕文的最后岁月 / 185
- 第十章 顾代表，鞠师傅 / 208
- 第十一章 《曼娜的回忆》 / 227
- 第十二章 黑伞 / 251
- 后 记 / 279

第一章

绿色与背叛

我童年的记忆一度淹没在人造绿色海洋之中。那时候，所有的人好像刚从战场上下来，一个个穿着土法印染的绿军装，左臂上带着鲜艳的红袖标，红袖标上印着黄字。红袖标和黄字点缀着扎眼乖戾的绿军装，在成片的绿色背景下，到处挂着大喇叭，空气中荡漾着语录歌，流动着含糊不清的口号。引吭高歌和振臂狂呼是一种最常见的流行时尚，印象中的那个漫长雨季刚步入初夏，天气不太热，是一种很压抑的沉闷，灰蒙蒙的，湿漉漉的，九岁的木木整天穿着草绿色的军装，戴着一圈皱巴巴的红袖标，在绵绵细雨中疯狂奔跑。

这身很酷的打扮与疯狂的岁月十分合拍，我喜欢那套刚刚赶制出来的军装，即使晚上睡觉也不愿意脱下来。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，仿佛到处都是枪林弹雨。不分男女老幼，大家中了邪似的都一身绿。一时间，布店里和这种绿颜色接近的布被哄抢一空。

空旷的草地上生了火，一个废弃的大汽油桶被临时锯开，架在半空中当作一口大锅，一批接一批的白布放进桶里去染色。戏校大院成了生产军装的后勤基地，张小燕家囤压的几匹白布终于找到了最好的销路，人们蜂拥而去。张小燕的父亲张继庆在火葬场工作，她的二大伯在城南开了家专做回民殡葬生意的寿衣店。用于裹尸的白布被成批地染成草绿色，然后挂在空地上晾干。缝纫机精疲力竭地高速运转，所有会做衣服的裁缝，能做一些针线活的女人，无一例外都在加班赶做军装。染料刺鼻的气味弥漫在潮湿的空气中，土法印染不仅有颜色的美中不足，而且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褪色，在穿上新军装的第三天，我的母亲林苏菲突然吃惊地发现，自己儿子木木撒出来的尿都是绿的，她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，连哭带喊地大声招呼我父亲。

我的父亲李道始当时在看报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研究一篇社论，林苏菲的尖叫吓得他赶紧扔掉手中的报纸。李道始向我飞奔而来，十分麻利地扒掉我的裤子，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不怀好意地窃笑，最后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雨水和汗水成了催化剂，严重的褪色染绿了内衣，甚至渗透了汗衫短裤，把人也给染绿了。我成了一个绿色的小精灵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成片的绿色斑纹，结果为了让儿子恢复正常，母亲替木木洗澡的时候，差点把我的皮肤给活生生地揭去一层。母亲的惊叫几乎引来全院的观众，木木那时候已经知道害羞，我孤立无援地站在浴盆里，仿佛犯了什么大错误一样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像一只宰后在热水里涮过准备焗毛的小公鸡。母亲一

边替我搓洗，一边不住声地埋怨。

此后的许多年里，我对自己的那玩意儿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。只要有机会，木木总是忍不住悄悄地观察自己丑陋的小宝贝，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研究。这是一种可笑的下意识行为，即使在熟睡中，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用手护住自己的小鸟。它起源于父亲李道始的恐吓，只是为了报复，李道始一趟趟飞奔去老虎灶为儿子拎洗澡的热水，他竟然威胁说那难看的绿颜色已无可救药地陷入阴囊的皱褶儿中，从此再也不可能洗掉。他说木木的那玩意儿以后永远都会像只绿鹦鹉，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梅花开了，桃花开了，杏花开了，那只绿鹦鹉便会展翅飞翔，离我而去。

父亲李道始给儿子起名的时候，他很矫情地告诉母亲，说我们既然都那么喜欢屠格涅夫，就从屠格涅夫的小说人物中，为儿子取个名吧。我正式的名字叫李林，它由父母双方的姓组成，而“木木”却成了我的昵称。天真的林苏菲丝毫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昵称是一次情感的走私，因为父亲的真实用心，恰是纪念自己的初恋情人。据说这位青春的偶像美丽动人，当年与众不同的最大爱好，是成天捧着屠格涅夫的《木木》不肯丢手。李道始是戏校的文学系主任，曾编过几个有影响的剧本，他和母亲结婚以后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培养她读屠格涅夫的小说。林苏菲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给儿子取个哑巴的名字，不过她一向有些崇拜父亲，只要李道始喜欢，儿子叫什么并不重要。

漫长的雨季到了尾声，阳光从厚厚的云层中透出来，我又开始

不安分起来。木木又穿上绿军装，既然我对这套服装是如此入迷，林苏菲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办法进行处理，她将衣服扔进锅里煮，像煨骨头汤似的还加了半匙子盐，然后放在池子里用已经馊了的淘米水浸泡，用碱性最强的肥皂反复搓洗。经过她加工处理的一套新军装，转眼之间就饱经风霜面目全非，成了一件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旧衣服。这种野蛮的处理方法行之有效，立刻在戏校大院的母亲们那里得到推广，原先那种绚丽夺目的绿色再也不复存在，严重的褪色不只是让新衣服变旧，而且由于褪色的不均匀，看上去更像是用于沙漠作战的迷彩服。

这一天是我和“小眼睛”最忙的日子，根据张小燕的安排，木木负责通知全院的小孩赶到花房去集中，“小眼睛”的任务则是在约定的时间里，把他的奶奶骗到司令部门口。大院西北角的花房是我们少年时代的游戏天堂，我们的司令部设在这里。提起这个大玻璃花房，它一度名声赫赫，美誉远扬，甚至比戏校的名气更大。一位军人出身的副总理对养花有着特殊的爱好，他来这座城市视察的时候，专门到戏校做客赏花。那天，副总理看了昆剧班同学的汇报演出，然后由吕校长陪同，在一群尚未卸妆如花似玉的女学员簇拥下去花房参观。

戏校的大玻璃花房，早在民国年间就有了，它是一家洋行老板的私产。除了这宽大明亮的玻璃花房，戏校一大半的宿舍区，也都为这位专与国民政府做石油生意的买办所拥有。吕校长向副总理说着花房的辉煌历史，一边说，一边笑。这时候，花房里看热闹的观

众人满为患，有人竟将架子上的花盆挤落在地，结果生了气的七爷板起脸往外轰人。外面的大草坪上，有几位男学员正在练武功，一个接一个地翻着筋斗，两位女学员在一位老师的指点下，练习甩长长的水袖，看热闹的人群又来到了草坪上，隔着花房的大玻璃继续往里看。花房里，副总理兴致勃勃地欣赏着七爷的盆景，他在这方面非常专业和内行，最后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！”

副总理对戏校的绿化环境给予了很高评价，很长时间内，戏校的教职员工都在苦思冥想，认真琢磨着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副总理这番话，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含义。虽然只是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，可是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引用，显然要认真地动一动脑筋。事实上，玻璃花房并没有因为副总理的参观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，相反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便有人为它的资产阶级属性提出了质疑。还没有等到“文革”正式开始，花房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萧条和衰败，先是七爷不再过问花房的事情，没有七爷给花木施肥浇水，修剪换盆，花房里的珍贵品种便接二连三地枯萎。

给花房带来致命破坏的是南平房的一场火灾。火苗从东面开始烧起，幸好是在白天，全戏校的人都冲出来救火。为了减少损失，位于最西端堆放演出道具的库房，成了众人抢救的目标。等到火势蔓延到西头的时候，库房的道具大都搬了出来。成片的南平房转眼变成了废墟，结果堆在露天琳琅满目的演出道具，不得不临时送往

花房存放。千奇百怪的道具对孩子的诱惑不言而喻，那些变化莫测的脸谱面具，各种颜色的假胡须，假的却看上去十分逼真的十八般兵器，古代的大刀长矛狼牙棒，现代的三八大盖和袖珍的勃朗宁手枪，好玩的东西应有尽有。在火灾的第二天，全院孩子已被各式各样的假兵器武装起来，模仿电影上的情节，分别组成了游击队和伪军，那些老套的战争故事不断重演，在操场上杀过来杀过去，结果吕校长不得不下令，立刻收缴孩子偷盗的武器。

为了防止再次偷盗，花房的大玻璃窗统统被钉死，这种防盗的直接后果，是只要打碎一块玻璃，就能非常轻易地钻进去。木工紧接着采取了第二道防盗措施，索性用木板将花房完全钉死，然后在门上加一把巨大的铁锁。可惜这种防范仍然不起作用，木板不但不能阻止顽皮的孩子进入花房，恰恰相反，它比透明的玻璃更能隐藏我们的踪迹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我们撬开了一块木板，把它变成一扇不易察觉的活动小门，有人的时候，我们假装在花房前的草坪上玩耍，没人的时候，便一个接一个像鱼似的钻进花房。

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说开始就开始了，对于我们这帮半大不小的孩子来说，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最大好处，就是大人一下子都没什么心思来管我们。上中学的哥哥姐姐走南闯北，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，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，喜欢板着脸做出师道尊严模样的吕校长，现在开始愁眉苦脸，一向秩序井然的戏校处于混乱之中。谁也管不了谁，谁也不买谁的账。我们成了节日里的顽童，玩得昏天黑地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们像开了锁

的猴子，无法无天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花房成了孩子们的秘密司令部，我们悄悄建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，为它取了一个很时髦的名字，叫“红小鬼”战斗分队。

这一天是孩子们最兴奋的一天，大家已经密谋了许多天，准备批斗“小眼睛”的奶奶唐老太。唐老太是居委会主任，因为她平时老是管教大家，唠唠叨叨说一大堆谁也不爱听的话，我们决定要对她进行一次毫不留情的批判，要给她一个致命的打击。纸糊的高帽子已经准备好了，挂在脖子上的木板也准备好了，张小燕特地从家里带来一根很细的铁丝，这根细铁丝勒在唐老太肥胖的脖子上，一定够她老人家受的。批斗会的地点就安排在花房前面的草地上，考虑到唐老太不肯轻易就擒，我们决定让“小眼睛”将他的奶奶骗出来。我们的年纪还很小，但是已经知道运用计谋。我们经过精心策划，考虑到了种种的可能性，然后就十分激动地等待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。

木木只是这群孩子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，我一本正经使用着我们这个词的时候，那个我们根本不把木木放在眼里。尽管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什么重用，我在我们中还是忠心耿耿，死心塌地跑着龙套。木木被任命为通讯员，这个角色的任务就是马不停蹄地到处招呼人。把戏校大院的小孩召集在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木木必须先从小孩子那里领到任务，然后挨家挨户地去通知。那些害怕自家小孩在外面闯祸的家长，一听见木木呼唤的声音，便情不自禁

地要骂出声来。

孩子们陆续在草坪上集中，张小燕和张小蝶姐妹已经到了，马大双和马小双这对双胞胎兄弟也已经到了，还有“大眼睛”刘毅，有王叔平，有鲁辉，一共是十多个小孩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只等着唐老太的出现。张小燕的年龄最大，很自然地成为这场批斗会的领导和指挥者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的那身打扮，瘦瘦高高的个子，束着一根粗粗的人造革皮带，背着一个军用黄书包，脚上是军用黄球鞋，白净的脸上一阵阵泛红。木木终于圆满地完成任务，兴冲冲赶回去和同志们会合。张小燕并没有当众表扬木木，而是出人意料地解下腰中的皮带，在我背上轻轻抽了一下。显然她意识到木木会为此感到委屈，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：

“知道我为什么要抽你？”

我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，不过根据张小燕的脸部表情，事情没什么大不了。她和颜悦色地把木木拉到一边，说有话要单独对木木说。我们走到玻璃花房的另一边，张小燕犹豫了一下，悄悄地问木木去马延龄家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马太太张素芹。马延龄是大双小双的父亲，我不知道张小燕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。木木看了看草坪上的双胞胎，问张小燕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他们。张小燕很神秘地说，她现在是在问木木，因此必须是木木老实做出回答。木木说我去马家的时候，没看见张素芹，只看见马延龄在扯绳子晾衣服，他好像刚洗了一大盆衣服。

“那个女人今天上白班，不应该在家的。”张小燕若有所思地

说着。

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张小燕为什么会和张素芹感兴趣。反正木木也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，草坪上男孩子的打闹声让木木感到心里痒痒的。这时候，我们看到唐老太在“小眼睛”的带领下，正朝这边走过来。“小眼睛”在前面走得飞快，唐老太跟在他后面唠唠叨叨。我们的神经开始绷紧了，木木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兴奋。

已经记不起惊心动魄的批斗会如何开场的，唐老太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，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立脚未稳的唐老太还想摆出居委会主任的架势，准备教训眼前这群桀骜不驯的小孩子，我们已经一哄而上，像一群野狗一样将她团团围住，扔石子似的用一连串革命的口号砸她。她完全被弄蒙了，想夺路逃跑，可是刚迈出去几步，便被马大双和马小双各揪住一条胳膊拖回来。不甘示弱的唐老太破口大骂，又是跺脚，又是扭屁股。我们不由分说，往唐老太的脖子上挂木牌，然后再给她戴上纸糊的高帽子。由于不知道唐老太的正式名字，我们只能用黑墨汁胡乱写上“唐老太”三个字，而经过反复推敲研究的罪名，是“腐化堕落分子”，然后按照当年的流行做法，用血一般的红墨水打上叉。

唐老太经过一番无效的挣扎，不得不跌坐在地上。我们想把她从地上拉起来，很快就发现要拉起她如此肥胖的身躯，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她成了一堆肉，一堆喘着粗气的肥肉。她的嚣张气焰已不复存在，刚开始，还气喘吁吁，威胁说要告诉我们的父母，渐渐

地，连恐吓自己孙子“小眼睛”也是有气无力。她反复说着回去再和“小眼睛”算账，说要揭他的皮抽他的筋，还要敲断他的腿。说到后来，她大约觉得这么对牛弹琴和尚念经毫无用处，于是抱着胸前的木牌，像唱山歌一样干号起来。

“小眼睛”大约也觉得我们摆开的阵势过于庞大，他傻乎乎地怔在一旁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并不担心回家会怎么样，反正挨一顿打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既然想讨同伴们的好，他大义灭亲，做出这种牺牲也是死得其所。再说“小眼睛”也并不喜欢他奶奶，唐老太在家里作威作福，耀武扬威，全家人对她都是敢怒不敢言。现在，束手就擒的唐老太已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威风，张小燕突然解下腰中的皮带，朝她脸上就是一下，这一皮带不仅让唐老太止住了干号，在场的的小孩都吓了一跳，甚至张小燕自己也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敌人不投降，”张小燕突然变得很愤怒，“就叫她灭亡。”

唐老太咧了咧嘴，又准备干号，张小燕毫不手软地又给了她一皮带。

“敌人不投降，就要她彻底灭亡。”

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，千条万条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。”

“就是一句话——”

“造反有理！造反有理！”

我们七嘴八舌，群情激奋。唐老太大约意识到孩子们要动手了，突然把胸前的木牌举了起来，护住自己的脸。她的这一行动变成一种邀请，立刻招来一阵欢快的拳打脚踢，又矮又胖的唐老太像充足了

气的皮球，在草地上滚作一团。纸糊的高帽子滚到了一边，木牌成了盾牌，又好像是乌龟壳的一部分。我们变得很兴奋，大家并不争先，却多少有点恐后。唐老太痛苦地呻吟着，我们知道她觉得疼痛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。她越疼，我们越高兴，她越疼，我们越欢喜。“小眼睛”被眼前的暴力场面惊呆了，他冲过来，犹豫着是否也应该趁乱在他奶奶身上踢上一脚，他的脚已经举了起来，但他还是有些害怕，结果只是气势汹汹地踢了一下那木牌，然后受惊地跑开了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唐老太身上，没人注意到“小眼睛”的逃跑。

孩子们的革命行动，把碰巧路过的大人也吓得不轻。一对新婚夫妇先还在远远地看着热闹，可是一旦我们真的都动起手来，他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文质彬彬，革命是暴力，是流血，是孩子们的激情游戏。事实上，我们谁也没有下死劲儿踢打唐老太，大家一个个表现得很野蛮，可是内心深处多少还是有些慌乱。唐老太平时是孩子们的冤家对头，她总是在大家玩得最高兴的时候，跳出来宣布不能这样不能那样。在检查卫生的日子里，她板着脸东家走到西家，探头探脑指手画脚。为了公共厕所的一扇门被人踢坏，她能顽强地守在那里，用歹毒的诅咒骂上几个小时。唐老太在戏校大院里人见人恨，人见人怕。勇敢是人的天性，怯弱也是，即使大家对她恨之入骨，即使我们扮演暴徒的时候，仍然还保持着对她的几分畏惧。

不管怎么说，唐老太的气焰已经被孩子们彻底扑灭。孩子们将阶级敌人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。现在，唐老太失去了负隅顽抗

的能力，可怜兮兮地呻吟着，变得十分老实十分听话。我们决定乘胜追击，在张小燕的率领下，开始对她进行强有力的声讨。我们的批斗会搞得有声有色，丝毫不逊于社会上成人之间进行的这类场面。究竟是孩子模仿了成人，还是成人模仿了孩子，或许永远是个说不清的话题。我们情绪激昂精神饱满，一遍遍地喊口号，一声声地喊打倒，随心所欲地给唐老太安上罪名，给她扣上了一顶又一顶耸人听闻的大帽子。大家一个劲儿地嚷着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要她老实交代，弄到最后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让她交代什么。

这场批斗会如何收场已记不清，唯一能清晰记住的是后果严重。张小燕不知从哪弄来了半脸盆染衣服剩下来的颜料，走过去，对着唐老太的脑袋，从头浇到脚。唐老太像龙虾一样蜷着身体，在地上打着滚，终于湿漉漉从地上带着耻辱爬起来，仿佛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似的抽泣着，一路嘤嘤地哭回家。孩子们极力追究唐老太的罪名，是当年她竟然和日本鬼子睡过觉。尽管木木当时的年龄，对“睡觉”的确切含义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在张小燕的提示下，认定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，是一件很反革命的反动行为。对于我们这帮孩子来说，和日本鬼子睡觉就是汉奸，就是坏女人，就是女特务，就是卖国贼。唐老太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，曾被两名日本兵强暴过。一老一少两名日本兵端着刺刀，笑嘻嘻地跑到难民营里找花姑娘，唐老太当时已经怀孕六个月，因为行动不便成了受害者。她被按倒在一棵雪松下，被两名日本兵轮番糟蹋，结果身上沾满了刚

落下来的松针。

“小眼睛”的父亲阿炳是早产儿，据说早产的重要原因便是因为这次污辱，他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虽然在战后的军事法庭上，唐老太很英勇地站出来做证，然而这毕竟是一段不愿意被人提起的痛心往事，更何况又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揭开伤疤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很多人都知道这桩往事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敢当面对她提起。性情刚烈的唐老太回到家便失声号啕，轰轰烈烈地寻死觅活。她几乎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威风，把能想到的仇人挨个骂遍，然后草草地洗了洗身上的泥，换了身新衣服，找出一截旧电线，往门框上一挂就上吊。旧电线吃不住她的重量，她刚将凳子踢翻，人已经咚的一声栽倒在地。巨大的声响把躲在隔壁的儿子媳妇吓得不轻，“小眼睛”的父亲阿炳意识到出了事情，他飞奔出来，哭着喊着，手忙脚乱地解开那截还缠在唐老太脖子上的旧电线，他的媳妇金凤却冲出大门，歇斯底里地喊起救命来。

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尖厉的呼救声在空气中回荡，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碗筷，赶到唐老太家去看热闹。“小眼睛”的母亲金凤平日是个沉默不语的女人，在唐老太的压迫下，她一直是个受气的小媳妇，现在，人们感到疑惑不解的，是唐老太分明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她为什么仍然站在黄昏中尖叫不止，谁也听不清金凤究竟在喊什么。她的声音锐利而且刺耳，像半夜里猫叫春一样，王叔平的母亲有些看不下去，她跑过去试图阻拦金凤，但是劝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过分的惊吓已让金凤完全失去控制，她只是自顾自地站在